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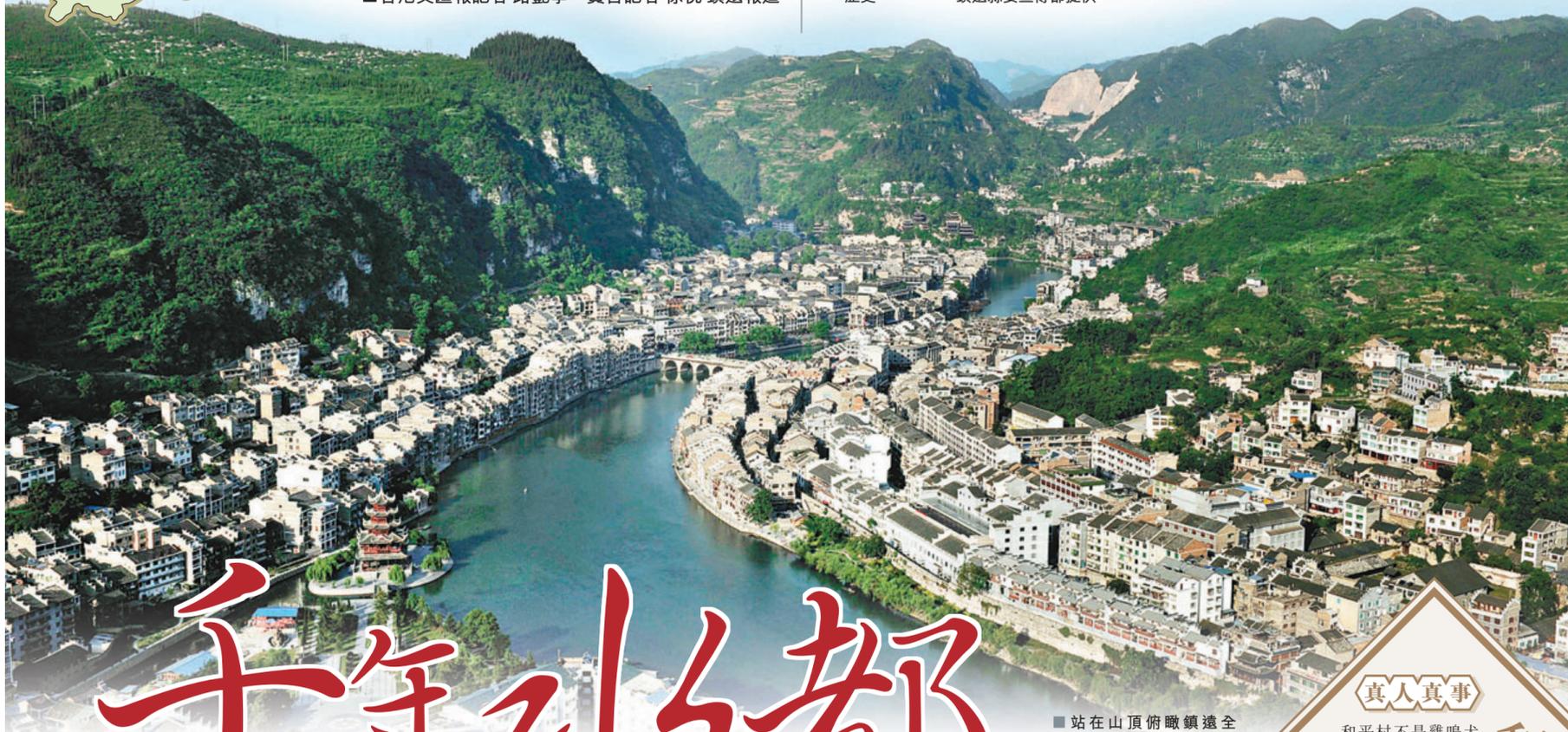
貴州 鎮遠



地處湘(湖南)黔(貴州)驛道與沅江水陸交匯處的鎮遠，扼守由湖廣經貴州入雲南乃至南亞各國的咽喉，特殊地理位置使鎮遠成為古來兵家

必爭之地，也因水系發達而成為繁榮的西南水陸大都會，有「東方威尼斯」之美譽。如今，無陽河航運因湘黔鐵路通車歸於沉寂，鎮遠的軍事堡壘作用已消失殆盡，只留下老宅、碼頭、深巷等歷史遺跡承載着近2,300年的榮辱興衰，而和平村等近代遺址則向來往遊客講述着70多年前日本戰俘「立地成佛」的真實故事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路艷寧、實習記者 徐悅 鎮遠報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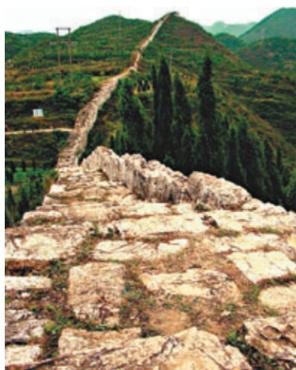
另闢新城護古鎮

古鎮新路

為尋求旅遊發展空間上的突破，完善老城區功能，近年來，鎮遠跳出古城建新城，在老縣城南部建立芽溪新區，該新區成功開發後，鎮遠縣城面積將增加6.28平方公里，規劃居住人口10萬人。

鎮遠縣文體廣電旅遊局局長郭蘇明告訴記者，為有效保護古城，鎮遠提出騰出空間修古城，將古城區的行政事業單位、群團組織等遷入新城，並引導部分百姓也遷入新城，騰出地方進行旅遊住宿等配套設施建設，鼓勵留城百姓將自家房屋開辦成小旅館供遊客居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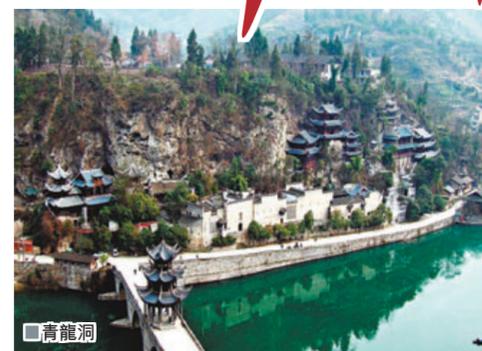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鎮遠還通過招商引資等方式，在不影響古城區的整體面貌的前提下，簽約開工三家五星級酒店，一家四星級酒店還有兩家休閒度假酒店，解決高端遊客和大團隊的接待。



鎮遠府城垣舊址，訴說金戈鐵馬的歷史。鎮遠縣委宣傳部提供

千年引水都

化身東方威尼斯



鎮遠四周皆山，無陽河從城中心呈S形蜿蜒而過，形成「九山抱一城，一水分府衙」的獨特風貌，流水與城郭與青山相映成趣，因此鎮遠又被譽為「東方威尼斯」。

雖然鎮遠現在遠沒有麗江、鳳凰等旅遊業發達的古城一樣名氣在外，但是歷史內涵卻遠非其他古鎮可比！鎮遠縣政協文史委主任黃貴武頗為自信。



鎮遠縣政協文史委主任黃貴武。路艷寧攝

湘黔門戶 軍事重鎮

由於地處湘黔兩省交匯處，古有「欲通雲貴，先守鎮遠」、「欲據滇楚，必佔鎮遠」之說，鎮遠歷史上曾經屯兵2.8萬。按照黃貴武的解釋，鎮遠軍事發展奠定了商業基礎，由於鎮遠是湘楚中原西通滇黔至緬甸、印度等東南亞國家「南方絲綢之路」的重要驛站，精明的商人、傳教士也接踵而至，這時候鎮遠十二省區建設的「八大會館」、「十二戲樓」也達到鼎盛，至今仍保存完整。

青龍洞可以說是鎮遠多元文化的最典型代表。且不說其龐大的建造規模和罕見的精巧構造，單是其融佛教經殿、道教廟堂和儒家書院以及商幫會館（江西會館）於一體的建築風格，就讓著名文化名人余秋雨感歎鎮遠是「諸神狂歡地」。

古街古巷 歪門邪道

離開衛城的喧鬧，走進府城的巷子中，才真正回歸古鎮本真。這些巷子都建在臨河的石屏山上，視線被彎道阻隔，忽上忽下，毫無循規蹈矩的刻板。如今保存下的七條古巷都直接通往臨河的大街，大都與碼頭相對。是一條條商路暢通的「黃金小道」。

小城的民居多集中在巷內，均為四合院結構。一座座深宅大院，圍在高大的風火牆中，有富麗的門樓，還懸着燙金的匾額，如傅家大院的「封唐召澤」、楊茂興大院的「清白家聲」等，無不折射出富家的自豪與雄心，顯得財大氣粗。

鎮遠的民居建築中最絕的就是「歪門邪道」了。大門不正對巷道和堂屋大廳，而是斜斜地對着街道。老住戶們說，這「歪」與「斜」是遵從風水先生的說法「以南為尊」、「財不露白」。但按黃貴武解釋，鎮遠巷道狹窄，如果大門正開，距離僅兩米左右，而斜開則開闊很多。



歪門邪道

鎮遠鏢局不可尋

史跡尋蹤

武俠小說中經常會出現一個響亮的名字——鎮遠鏢局，江湖上所向披靡，盜匪聞風喪膽。那個威震天下的鎮遠鏢局，和鎮遠古城有何關係？走進沖子口巷，記者突然眼前一亮：巷子一側的牆上，用竹竿斜挑着幾幅半新不舊的三角形旗子，上書大大的繁體「鏢」字，迎着穿堂風輕擺。

雖然鎮遠鏢局現實中的遺址已不可尋，但鎮遠縣文體廣電旅遊局局長郭蘇明堅定地說鎮遠肯定有鏢局，「不少南來北往的官私銀糧以及各國貢品都會經過鎮遠，必須要有鏢局押送。」但是，鏢局肯定不會建在老巷子裡，因鏢車往來對道路的平坦及寬度要求高，「只能在現在府城主街道上！」

然而，這不影響當地人堂而皇之將鏢旗作為客棧攬客的一種手段，《古韻鎮遠》舞台劇也將「鎮遠鏢局」作為眾多老字號之一。

傅家大院 演繹二百年興衰

古鎮人家

走訪鎮遠民居，一定要去傅家大院。這座位於府城復興巷內、仁壽巷上端的宅院，是鎮遠唯一一座由居住者的父輩修建、代代相傳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老宅。

徽派建築融合苗侗風情

沿着逐漸升高的三級平台拾級而上，頭頂上是精美的垂花門樓，一塊長方形粉壁上書「封唐召澤」四個大字，與其他古宅一樣的歪門邪道，但卻處處彰顯祖上曾經的顯赫地位。大院面積並不大，只有兩進院落。整個院子除地板外全部為木質結構，雖是徽派建築卻吸納了當地苗侗建築特徵，有天井亦有美人靠。

傅家大院的第七代傳人、63歲的傅舜德坐在堂屋門口，為我們「擺」（貴州方言，講的意思）起了祖上的傳奇故事。

200多年前，傅家祖先從江西沿着無陽河來到鎮遠，在碼頭上做苦力。由於木

船需要刷大量的桐油防腐，精明的傅家人瞅準商機，開始做起桐油生意。後來生意越做越大，還兼營土特產、茶葉、糧食等，又開堆棧（相當於倉庫）。

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

傅舜德苦笑道，一下子成為窮光蛋，親戚朋友都躲得遠遠的，沒料到解放時期，傅家因無土地亦無商舖，被劃分為貧民，文革中也沒有破四舊的人闖入，雕花門和太師椅、八仙桌、百子床等老物件都被保留下來。

八九十年代，為趕時代潮流，鎮遠城不少人家都將木房拆了建磚房，傅家的木結構老宅卻保留了下來。反而用傅家賠款建起的蘇公館，目前已經破敗，讓人不禁慨歎世事無常。

真人真事

和平村不是雞鳴犬吠的村莊，而是全國唯一保存完好的國民政府軍政部關押日本戰俘的收容所。70多年前，古老的鎮遠城和平村內演繹了一段「拋棄戰爭、愛好和平」的真實故事。

優待俘虜 建反戰同盟

1938年至1944年，和平村內先後關押了600餘名日本戰俘。在國共兩黨愛國統一戰線的前提下，和平村認真執行優待俘虜政策和瓦解敵軍政策。

由於優待敵軍俘虜政策的影響和感化，以及重慶的「在華日人民反戰同盟西南總部」負責人、反戰作家鹿地亘、池田幸子夫婦的積極組織，一部分有覺悟的日軍俘虜志願成立了「在華日人民反戰同盟和平村工作隊」，並到前線開展反戰宣傳，瓦解日軍士氣，為瓦解敵軍士氣、推動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積極作用。

抗戰勝利後，「和平村」反戰同盟的137位盟員和俘虜，在長谷川敏三隊長的率領下乘船回國。1982年至1987年，長谷川敏三3次率盟員重訪和平村。他說：

「鎮遠是我們的再生之地，是第二故鄉。」目前，和平村仍保留着當年「和平村」半圓拱形大門和高高的圍牆，以及為方便日俘洗澡的井及洗澡堂等舊物，並恢復了當年的「新生班」、「研究班」、「訓練班」、「啞子室」、「職員室」，供遊客參觀。

日本遊客寄語「和平不戰」

栗丹是和平村的導遊，她能很準確地分辨出日本遊客和內地遊客：日本遊客看到一張張侵華圖，有的會一邊走一邊抹眼淚，還



在華日人民反戰同盟和平村遺址。鎮遠縣委宣傳部提供

不停地鞠躬，而國人對此就淡淡很多，更多是對「憑什麼對他們那麼好」的抱怨。

栗丹對這種反應已經見怪不怪了：「如果當年沒有這種以德報怨不殺不辱的感化政策，可能連這一小股的反戰力量都沒有。和平的力量，難道不是聚少成多的麼？」

令她高興的是，有日本遊客回國後，還給她寄來明信片，表示一定會為中日友好作出努力。

傅舜德向記者講述將軍凳上的雕花含義。徐悅攝



傅家堂屋門口的「良弼名家」牌匾。徐悅攝